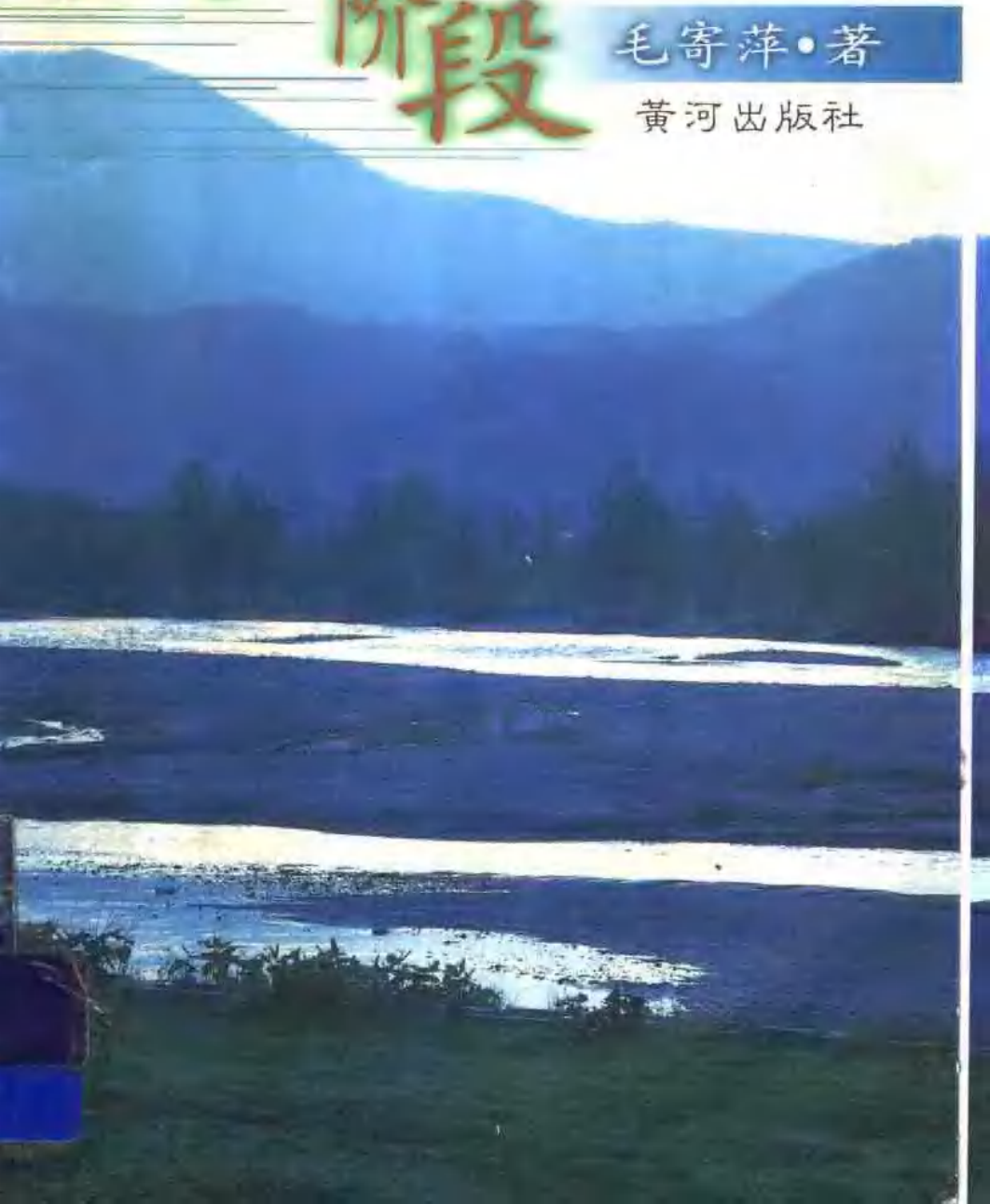


人生阶段

毛寄萍·著

黄河出版社



人生阶段

毛寄萍·著

黄河出版社
2000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生阶段 / 毛寄萍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0.4

ISBN 7-80152-198-6

I. 人... II. 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6856 号

责任编辑 胡耀武

封面设计 张宪峰

书名	人生阶段
著者	毛寄萍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印刷	山东省章丘市印刷厂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250002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7 千字
版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52-198-6 / I · 055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警官学校副校长欧阳雨民不听老师的劝告，执意调入机关，却由于不适应机关生活而被解职，因而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由于工作的需要，欧阳雨民需要经常到基层采访，事业上的失落，也使他把到一线采访作为遁世、回避矛盾的方式。然而，在和广大干警的接触中，他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本身所拥有的价值，使他渐渐地摆脱了因个人得失产生的沉重的失落感。

知识分子改造是个谈论了很久的话题，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用对比的手法来结构小说，巧妙地切入这个主题，既表现了欧阳雨民曾有的琐屑、偏执和心胸狭窄，又表现出他身上固有的知识分子的某些良好的品质，使欧阳雨民思想升华精神拓展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过程，因而使得欧阳雨民这个形象具有崭新的认识作用。

在描写出欧阳雨民个人命运的同时，小说还以欧阳雨民“官场”、“情场”失意为线索，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对公安干警的生活也具有广泛的认识作用。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2
第 三 章	38
第 四 章	66
第 五 章	100
第 六 章	160
第 七 章	195
第 八 章	220
第 九 章	244
第 十 章	279
尾 声	301

第一章

接到回原单位上班的消息时，欧阳雨民刚刚编好手中的一期稿子。于是，他就有了一种卸磨杀驴的感觉。

没办法，成命难违，他只好收拾东西。他把笔筒、书籍，还有乱七八糟的印刷品放进一个纸箱，直起身，打量着拥挤又有些凌乱的办公室，一种难以抑制的留恋之情充塞了他的每一个专司感情的细胞。他忽然深切地感到他是那么喜欢这份职业，那么离不开这份工作。他喜欢坐在桌前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写回信，喜欢坐在桌前阅读读者们一封封或热情洋溢、或充满感激、或义愤填膺、或具有真知灼见的来信。他也喜欢到公安局、派出所、法院、检察院跟各种性格的干警聊天，侃大山，然后，坐在桌前，心潮澎湃地写文章，唱赞歌。

曾有人说他只会吹喇叭、抬轿子粉饰太平。如今司法腐败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呼声，可是在他的笔下却只是一片悲壮的奉献，无私的牺牲。其实，欧阳雨民也不是不知道司法界的一些黑暗现象，整天和他们打交道，内幕的东西他知道得不少，可每当他深入基层，看到基层干警没日没夜地侦察破案，打更巡逻，他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把笔触伸向暴露。

还不止这些，还有更让他喜欢的事。那是他刚来报社不久，在一堆废弃的自然来稿中，他发现了一个农村女孩儿写来的一首怀念奶奶的小诗。小诗写得抒情、隽永，刻骨铭心，他稍加改动发表在报上。没想不几天，小姑娘就回了一封信，信中说看到报纸后她哭了。她跟她的爸爸两人拿着报纸来到奶奶坟上，小姑娘

哭着念给坟墓里的奶奶听的。然后，小姑娘向给他发稿子的编辑老师倾诉了她对文学的苦苦追求和一次次失败的尴尬，倾诉了郁积在心中多年的委屈：自己多年醉心于文学创作，却没有一个字见诸报端，人们都讥笑她，嘲讽她，她也一次次地感到幻灭。感谢编辑老师重又燃起了她的希望之火。

欧阳雨民觉得他的生活之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儿恐怕就是发了这篇稿子。或者可以这么说，欧阳雨民早就渴望着这样一个机会。还是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几个老师在听广播里播送的一个文艺节目，是一个女中学生写的一篇抒情散文。散文是写一个朋友离她而去的惆怅和迷惘，调子很忧郁很悲伤。大家都笑话那个女孩儿，说饿她三天，她就不惆怅不迷惘了。

欧阳雨民没有参加嘲笑。他想，一个混沌初开的女孩儿，一个读了几年书，有些追求和希望的少年人大都有这种莫名的情绪，这恐怕不仅是因为朋友远去的原因，这是一种青春病。可对许多农村的孩子，恐怕还不能仅仅理解成青春病，不能把他们的失落、怅惘简单地解释成“为赋新诗强说愁”，有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困扰着他们甚至在扼杀着他们。我们这些生活环境比他们优裕的人有责任帮助他们。

自从欧阳雨民接到那个女孩儿的来信以后，他感到自己帮助他们的机会来了。所以说他们，是因为欧阳并没有把那个女孩子当成一个个体来对待，而是当成一个农村青年的群体，对她的来稿，他总是精雕细刻，然后再把为什么修改的理由写信告诉她。不仅如此，他还常写信开导那个女孩子，告诫她对文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便是成了一个作家，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职业。人们所说的心灵宣泄的渠道，不过就是在纸上聊天儿，聊完了，还得吃饭。文学的蛊惑作用在于它往往让那些青年们忘了人还得吃饭。而文学的奢侈则在于它让我们对现状时时不满而产生无穷的痛苦。比如，你的周围分明都是些面目黧黑、胼手胝足的庄稼汉，可文学偏让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英俊如阿兰·德隆。

比如，你的周围明明都是村支书的呵斥和日复一日的枯燥，可文学却让你每天徜徉在鸟语花香的伊甸园中。现阶段农村的女孩子，迷上文学更是难以摆脱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搞不好就会产生一种人生的幻灭。热爱文学不错，它可以陶冶我们，拿文学当饭吃就有些不妥，它能毁灭我们。让欧阳感到欣慰的是，那个女孩子的文章不仅可以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而且在其他的报纸上也不断地见到她的名字。可是，现在自己就要被逐出这块神圣的领地了。

欧阳雨民是两年前从公安学校调到公安报社工作的。那年春节，公安局搞了一个春节晚会，并规定每个部门都要出一至两个节目。可学校里四五十个教职员中居然就找不出一个能吹拉弹唱的，急得校长郑南直骂娘，说咱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就连一个弹弦子的人都找不出来？最后郑南急中生智，对副校长欧阳雨民说，你写他一首诗啊文的，上台去朗他一诵，说不定歪打正着，更能显得咱们学校有水平。

欧阳雨民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属于某些方面激进，某些方面传统的一类人，唱歌跳舞这些东西不成，可要是写个诗词歌赋并在里面泛点儿酸什么的却是强项，加上那些日子他正在闹感情综合征，于是一首感情缠绵、意态柔美的《我思念》就出笼了。长诗读起来是献给已故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实际上处处寄托着他对初恋情人的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加上欧阳雨民语文教师那受过正规训练的抑扬顿挫、激情澎湃的嗓音，感染打动了许多人。尤其是战斗在公安战线几十年的老同志，更是感动得泪水涟涟，连称在全国许多人已经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时候，局长办了这么一台晚会，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局长没想到自己手下猛将如云，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儒雅之士，一高兴，就想把欧阳雨民调到报社。校长郑南死活不放，局长就只好和郑南达成一个协议：借调。

开始，欧阳雨民并不想到报社，不管怎么说，学校他已经干了十来年，当副校长也有四五年，如果再干他几年，熬他个校长

书记什么的，这一辈子也就安定下来了。可后来听说让他主持编辑四版文艺副刊，他就有些怦然心动。

为什么呢？欧阳觉得自己是个很尴尬的人，自我感觉长了一副潇洒英俊的脸孔，一副颀长、硬朗的身躯，却偏偏就缺乏一点让人缠绵回味的罗曼史。看到不少往日同学今天同志都有了情人，有的还不止一两个，就有些着急。虽说是穷则思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欧阳多么着急，可情人之事他终究是不得其门而入。由于他的强项只有笔杆子，所以就为自己想像出一个情人儿并凭着想像给那个情人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因为是想像，那情人自然是闭月羞花顶了尖儿的美人儿，又因为这一切都是想像出来的，所以，欧阳也就没当回事儿，情书写完以后随便往哪里一扔，被妻子海文在收拾房间时发现了。海文是那种娇小孱弱的女人，见欧阳居然有了外心，吓得不知所措，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可海文的娘家嫂子却不依不饶，不但把欧阳狗血喷头地骂了一顿，而且还逼着他交待那个狐狸精到底在什么单位工作。

狐狸精是欧阳想像出来自娱的，他到哪里去找，就低声下气地向妻子解释。妻子仔细回想了近几年来欧阳雨民的表现，下班回家守时，每月工资全交，夜晚时分从不外出，穿着打扮也不追求光鲜，不似传说中那些有外遇的人的鬼祟行径，加上欧阳雨民牵衣顿足地指天誓地，最后也帮着雨民央告娘家的人放欧阳一马。娘家人对海文如此没有觉悟深深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决定不听海文的劝说，缓行费厄泼赖，痛打欧阳这条看似可怜实则可恶的癞皮狗。

欧阳的岳母是个明白人，见海文如此态度，就对家里的人说，你们闹什么？是海文不打着跟那个长毛儿的小子过了还是怎么的？（在海文的老家，男人有了外心或者是外遇都被统称为长毛儿。长，发 zhang 的音。）从海文一看上那个叫欧阳的小子我就知道这丫头是毁了，你拦都拦不住。咱家前世该着那个姓欧的，全当四丫头帮着咱还债吧。别闹了，嚷出去好听是怎么的？

老太太一锤定音，家里人也只好兴犹未尽地退下战场。可是，大家认为欧阳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毕竟是有此贼心，便硬逼着欧阳写了一份检讨书和保证书，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和对腐朽没落的西方性解放思潮的贪慕，并保证今后绝不胡思乱想，以柳下惠为榜样，无论是对何等样的女人都要目不斜视，坐怀不乱。

写检查不怕，大学四年中文系，欧阳学的就是码字儿，可书写的内容却让欧阳十分沮丧，他一边写一边想，我一介无权无势的西馆书生，谁还来坐我的怀呀？想想自己的那些同学，局里的某些同事，他们左拥右抱，何其洒脱，而自己，还没等着怎么的，就遭如此磨难，只好自叹命薄地长歌当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此其一。

第二，欧阳雨民自我感觉写了一手的锦绣文章，素被老师和同学们称为才子，可除去一两块豆腐干外，没有一篇自己认为成器的东西见报。欧阳雨民一向认为，才子不在报上发表几篇文章，就像是一架豪华直升机找不着停机坪，才子的称号没个着落，这让他非常沮丧，讲起课来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每当他讲得特别热闹时心里就发虚，一根神经就绷在那里：如果此时有个学生站起来问自己：老师，你讲得这么热闹，你写的文章呢？所以，一听说让他编四版文艺副刊的稿子，他就经受不住诱惑，进了报社。可是，谁知进了报社更加尴尬，没两年，就让人家给逐出了报社。

欧阳把东西放到车子上，灰溜溜地走出公安局的大门。

回家的路上，欧阳想，当初要是听了吴老师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尴尬了。

欧阳雨民所想的吴老师，名叫吴启民，是他读高中时的班主任。欧阳雨民是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上的高中。初中时，由于他出身于反动家庭，老师对他就像对待瘟疫，一些同学也骂他是狗崽子。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欧阳形成了一种相当矛盾的性格。一方面，他相当顽劣，动不动就想和人家打仗，而且

下手决不手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温文尔雅，兜里插支钢笔，手上拿个本子，即便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时他也没放下这两件行头。他成了个极其野蛮又特别文明的非常矛盾的人。多少年以后，欧阳雨民回忆那个时代时，他这样总结道，这一切，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自尊。因为在别人那里，自尊是非常自然的，而在他自己，自尊却必须要靠这种形式来争取，来捍卫。其实想想也挺可怜的，那个时候，出身不好的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等于是和整个社会对抗。一个孩子的力量能有多大呢？所以，欧阳雨民几乎就是用螳臂在苦苦地支撑着一个巨大的轮子，以免那个巨大的轮子碾碎自己。谁想，这个轮子，到了高中却由一个老师那温暖的大手给顶住了。那个老师就是吴启民。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欧阳雨民就感受到了来自吴启民的宽厚的关怀。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欧阳雨民怯生生地在教室后边的一个角落里找了一个位子悄悄地坐下，低头屏气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异教徒。不管他是如何对那个社会充满了敌意和戒备，他终究是个孩子，他的力量和心理终究使他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充满了恐惧，老师怎样走进教室，怎样开始第一句话他都不知道。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忽然，欧阳雨民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无所措手足地站起来，心里狂跳着，头怎么也抬不起来。就听老师说，抬起头来，别像个大姑娘似的。

同学们一阵哄笑，欧阳雨民却更加不知所措，双腿发软，眼前发黑，一种灭顶之灾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了他。就听老师对大家说，他叫欧阳雨民，是外校转来的同学。然后问欧阳雨民说，你的毕业总结是你自己写的吗？欧阳使劲地点点头。吴启民说，很好，文笔清新，洗炼，我已经好几年没在咱们同学中看到这样的文章了。今后你就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了。说完，他带头鼓起掌来。

欧阳雨民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的感受。他只觉得鼻子

一酸，心头一热，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多少年来，他受尽了白眼，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高兴，就可以打他，骂他，唾他，作践他，羞辱他，他幼小稚嫩的心灵里，过早地充满了恐惧和自卑。可如今，却有人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话，以这样的态度和他交往，十几岁的孩子呀，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动的呢？他简直都想放声哭一场了。

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对吴启民就产生了一种感恩般的情感，吴启民几乎是他情感世界的一根顶梁柱，一点净化剂，对生活的恐惧，因为他而冲淡；对世界的仇恨，因为他而消解。后来，欧阳雨民又发现，在吴启民老师那颗宽厚的心灵里，还有一种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和认识，不管问他什么，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所以平素里，欧阳雨民只要一碰到难题总要到吴启民那里讨教，以至于毕业十几年来，这个习惯一直没改。

局里刚一酝酿调欧阳去报社时，欧阳雨民曾经征求过吴启民的意见，那时，吴启民已经调到市政府工作。吴启民问了问报社的情况后，沉吟了一下说，你在学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吗？欧阳回答说，没有哇。吴启民说，既然没有，那你在学校当你的教师不是挺好吗？说话就是四十岁的人了，你还调个什么劲儿呀。

欧阳雨民对他说，在学校呆了十几年，想去开阔一下视野。欧阳偷偷地做了好多年的文学梦，年届四十仍一事无成，欧阳雨民就把它归结为生活圈子小，眼界窄。

吴启民说，问题是到了报社，不光是眼界宽了，你的各种关系也宽了，你得应付各种关系。说实话，凭我对你这些年的了解，你已经不适合做机关工作了。

欧阳雨民不服气地说，我办我的报纸，与关系何碍？

吴启民说，说你不行吧，一开始定位你就错了。你们局的这种报纸，不是那种纯新闻意义上的 NEWS PAPER——吴老师虽然从政多年，仍改不了从教时的习惯，时不时整出一两句外语来——它其实是一张机关刊物，它其实仍然是一个行政部门，最起

码，那里许多人的意识和观念是圈在行政部门的圈子里。你无法改掉在学校里形成的靠业务安身立命，凭业务挣钱吃饭的思维定势，也没办法去掉你在学校形成的谁对谁说了算的学术气。一旦一天，你遇到了不适应，你会感到不平衡。

欧阳雨民想，吴老师真不简单，好多事都不幸被他言中了。刚到报社的时候，欧阳曾好好地过了一把发表瘾，自己采写，自己编发，十几年的积淀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他甚至有了一种喷薄而出的酣畅淋漓的感觉。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欧阳忽然发现他的稿子难发了，不管他觉得多么满意的稿子，送到部主任邱子黄那里，总要被删删砍砍一番。特别让欧阳受不了的是，有时邱子黄删去的，恰恰就是一篇文章的文眼。欧阳虽然在文章上挺自负，可也知道自己文章并非是字字珠玑，只不过他挺讨厌邱子黄连招呼都不打就自以为是地在文章上任意跑马的作法，他觉得自己自尊受到了挑战，因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最厉害的是欧阳雨民编发的那篇《幸福的白手帕》的小说。小说写了刚从警校毕业的刑警大鹰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时的一段奇遇。

小说写得生硬、勉强，滥用巧合，实属不堪。可欧阳却从中捕捉到大鹰这样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他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这篇三千字的小说认真整理修改成一篇五百字的小小说，无论立意还是技术，自我感觉是一篇说得过去的比较精致的小工艺品了。

然而，稿子送了上去却被邱子黄撤了下来。按说总编枪毙一两篇稿子是正常现象，这在哪家报社也不是稀罕事儿，可欧阳却不干了。他拿着稿子问邱子黄，我想知道这篇稿子怎么个不行法儿。

邱子黄心里想的也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堂堂一个总编，枪毙一篇稿子还用问为什么吗？可他没有这样说，他想看看欧阳怎么说，因为他确实觉得这篇稿子不够发表水平。邱子黄说，这篇东而不符合小小说的特点。

邱子黄的话倒让欧阳吃了一惊，他想，这篇小说几乎就是我的再创作，如果不符合小小说的特点，就是说我的感觉有问题。他不由地心虚了一下，问，怎么不符合？

邱子黄说，小小说应该是先设置一个悬念，然后揭底，像相声中的抖包袱。

欧阳雨民听到这些，一块石头落了地，转而又生出了一种瞧不起邱子黄的想法，心里鄙夷道：井底之蛙。说，设置悬念，然后再解开悬念是小小说创作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因为是最常见的一种，所以也是用滥了的一种，因为用滥了，所以有些人也就误以为就这一种形式。其实，文无定法，小小说的写作方法和结构样式有许多种。接着，欧阳雨民举了许多作家的作品，想以此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很显然，邱子黄都没听说过。想了一会儿，欧阳雨民对邱子黄说，那么，契诃夫的《万卡》你肯定知道吧？见邱子黄又陌生地重复了一句，欧阳雨民的心底立刻就升起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心想，连《万卡》都没读过，还来和我讨论小说。没办法，欧阳雨民把《万卡》的故事梗概讲了一遍然后说，你看，《万卡》也没有设置悬念，也没有什么包袱可抖，可它不一样有着那么强的艺术魅力吗？

邱子黄停了一会儿说，这篇小说没有铺垫。

欧阳雨民就有些上火。他不知道邱子黄是因为鉴赏水平低还是故意在维护些什么，声音就有些提高，它怎么就没有铺垫呢？欧阳指着稿纸上的文字如此这般地念了一遍，然后对邱子黄说，这铺垫还不够吗？

欧阳以为邱子黄该没话说了，可邱子黄还是说，这小说不典型，抓小偷是一个警察的职责，他就该去抓。

欧阳没想到邱子黄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想，这已经超出文学写作的讨论范围，而且还带着一种负隅顽抗死缠烂打的味道。于是，欧阳埋得很深的痞气开始骚动，他换了一个腔调说，履行职责和履行职责一样吗？大鹰的履行职责是在受到当事人羞辱的情

况下忠于职守的，这对于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警察，就不能仅用履行职责来理解，因为这里有一种境界，有一种精神，还有一种胸襟气度。这种胸襟和气度，你我都没有。说完，欧阳一摔门，走了出去。

这样的争论在他和邱子黄之间有过不知多少次。开始，欧阳雨民还以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因为邱子黄特别的思维方式。邱子黄从师专政治系毕业后，最先分到公安学校成人部。成人部的学生都是些工作多年的老警察，本来就没有多少学习的积极性，又见来上课的是个毛头小伙子，就有些人不来上课。

邱子黄是个很内向的人，见那么多的人不来上课，虽然心里不高兴却不表现出来，依然按着自己的教案讲。这么一来，学生是越来越少，终于一天，教室里只剩下十来个人。

无巧不成书，这一天，校长兴之所至，检查教学，发现了情况后大为光火，责令成教部开会解决问题。

校长的本意是想在会上好好整顿一下。这位八路出身的老校长对邱子黄很生气，班里只剩下十来个学生，他居然还能讲得下去。可是，一开会，校长却被邱子黄弄得红头胀脸，他没想到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敢公开顶撞他，更没想到邱子黄的理论让他闻所未闻的刁钻。邱子黄说，凭什么批评我，我还要批评你哩，我来上课，你的学生都干什么去了？教课是我的事，管理是学校的事。

校长一听，一口气憋得他吭哧了半天。邱子黄的质问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理直气壮，校长目瞪口呆，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校长心想，邱子黄说的也有理呀，可自己明明觉得分明是邱子黄错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成教部的老师们平日里被校长管得气都喘不匀，如今见有一个小伙子敢于太岁头上动土，自然是挺开心，一个个儿喜笑颜开，在椅子上把身子调到最舒服的状态，准备看一出好戏。可没想到校长居然那么不堪一击，就有些扫兴。觉得索然得很。

事后，有几个和欧阳挺铁的哥们儿埋怨欧阳说，校长平日里

对你一点儿都不客气，刚有人出来替大家出口气，你又冒出来充那亲生的。说得欧阳那么后悔。

开始，欧阳确实和大家一样，兴趣盎然，还怀着点儿解恨的意味欣赏这场嘴上的角力。对这些儒生们来讲，欣赏嘴上的角力要比欣赏拳上的斗狠要有趣得多。可当他看到校长一个大老头子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就有些可怜他，心想，校长平日里凶归凶，可他还不是为了学校的工作？再说，他也看不惯邱子黄那咄咄逼人，拿着不是当理说还气壮如牛的样子，就扮演了一个拔嘴相助的侠客的角色：

我觉得邱子黄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把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者的教书和育人两个责任给分割了开来，把一个教师对学校建设的责任从自己身上剥离了出去。的确，我们是教书的，但对知识以外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有管理责任。这才是主人翁精神，才不是雇佣兵意识。退一步讲，即便是仅局限于教书来讲，子黄同志也没尽到责任。最起码，这节课有三十多个同学没学到知识。

欧阳本来还想往深处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欧阳就是个同学们公认的铁嘴。欧阳上学的时候，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的时候，思想界知识界空前活跃。班里同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性解放，每天泡在舞厅里，用手和膀说话。一部分就是思想解放，每天在宿舍里吵来吵去。他们中文系的几个人在本系吵得不过瘾，就吵到政治系。欧阳觉得，和政治系的一干人马吵架过瘾极了，不像在中文系，感情色彩浓，理论含量少。在政治系，那才是硬碰硬的思想 and 思想的交锋，理论和理论的较量，智慧和智慧的决斗，反应和反应的比赛，酣畅透脱，淋漓痛快。也许是坐下病了，欧阳很喜欢和人辩论。可这一次，他没有多说，因为他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比自己小许多，又是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来讲，说得太多有失厚道而且胜之不武，另外，他也挺欣赏小伙子身上的傲气。只是他咄咄逼人的样子太让人受不了。

因为欧阳对邱子黄的这种了解，所以，一开始他把邱子黄对自己文章的删改认为是思维方式的不一樣。可是后来，他渐渐发现，邱子黄对自己文章的改动，有许多时候并非出于思维方式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欧阳采写了一篇刑警队员们到新疆抓人的通讯，他发现邱子黄给他删去了一段就去找邱子黄。邱子黄看了看说，你一篇文章两处写了冷，重复了，所以我给去掉了。欧阳翻着稿子说，你看准了。这里的冷是从天气的角度来写的，而这里的冷却是从侦察员的感受这个角度来写的，不一样。两人争论了半天，莫衷一是。于是，邱子黄说，我看这样吧，反正咱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你呢，就当是那个投稿的，我呢就是那个编辑，稿子你投来了，怎么改就是我的事了。实在不行，你就把稿子投到别的报上去吧。

欧阳立刻就有了一种被拒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关系搞得那么冷冰冰的呢。我不是不给别的报纸投，可别人的报纸不是给咱们这一家办的，他们不可能登载这种全方位表现干警工作的大块的文章，这你又不是不知道。然而，不管欧阳怎样据理力争，仍然无济于事。最后，邱子黄干脆不说话，表情冷漠地僵坐着，脸上分明写着：你就是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这让欧阳雨民有了一种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于是，在欧阳雨民的概念里，文章之争已经成了意气之争。

现在体会到吴老师的话是金玉良言了。可当时欧阳雨民是太想到报社里去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所以，他不顾吴启民的劝说，进了报社。

回到家里，他把东西卸下车子，坐在桌前发愣。一想到从今以后他将和记者生涯再见了，他就有些心烦。不行，我得去找吴老师。想到这里，他锁上门，骑车到了吴老师的办公室。

吴启民属于那种闲云野鹤的性格，生性散淡，不服拘束。他的从政，用他的话来说纯粹是误会。他智商高，悟性好，在教学上很有一套，是鹿野市第一批特级教师。那个时候对知识分子的